

传播学研究丛书

民俗传播学

仲富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传播学研究丛书

民俗传播学

仲富兰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传播学/仲富兰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80740 - 194 - 0

I. 民… II. 仲… III. 民俗学:传播学 - 研究 IV. K890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251 号

出 版 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特约编辑 张呈富
装帧设计 许 菲

书 名 民俗传播学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icm.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5.875

文 字 25 万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194 - 0/K · 173

定 价 4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5410805

序 一

在我国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语境中,民俗学家仲富兰的新著《民俗传播学》出版问世了,这无疑是当代民俗学发展开拓的新事和喜事。近几年来,民俗学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关注民俗学学科的本体、本格的研究,仲富兰对于当代民俗传播学的系统研究很具有代表性。在 20 世纪末,我曾经就此有过一个预言,我说过:“民俗学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在没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传统习俗环境中,俗民们是如何自发地传送并自发地接受民俗信息的,这是民俗学从建立之初便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时至今日,民俗信息的‘传’的传统形式正在与现代大众传播的‘传’的形式形成了全面碰撞和微妙的重整嫁接,必然引起民俗学的密切注视。”(见拙著《民俗学原理》第 279 页)

《民俗传播学》的出版不仅证实了我的预见,而且更是新世纪中国民俗学开拓的一个全新的耀眼亮点。“众所周知,在民俗事象具备的若干特征中,‘传’(pass, spread)的特征是具有法则性的本质特征。在历代俗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民俗符号不停地组成编码在群体中传递民俗信息。早在原始民建立自己的原始社会之初,正是用人类特有的‘传’的能力和机制,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关系,也构成了人与自然(或叫做‘神灵’的超自然)之间的交流关系。于是才形成了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习俗;才丰富了人类赖以交流的语言代码与非语言的象征符号;才积累了有关天地昼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等天体天象的神奇生动的神话知识;才创制了有关人生从出生、成年、婚嫁,直至丧葬的诸多礼仪;才编造了色彩斑斓、声音嘹亮、载歌载舞的多种娱神娱人活动;才传布了采食、狩猎、捕捞、放牧和农耕等多样化的生存、生活与生产的经验,传播了只有人类才拥有的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整个人类社会的习俗惯制就这样从古传今,自前传后,从秘密的祖传、师承,再到群体的大传播、大扩布,于是构成了完整的系统的‘传’的民俗文化。”(见拙著《民俗学原理》第278页)《民俗传播学》正是全面探索上述民俗文化系统所拥有的传播规律的论著。

在这里不能不简略地介绍一点19世纪以来早期的文化传播学情况。“关于‘传播’(diffusion)的科学概念,本来出自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它是‘扩散’、‘漫射’的专用名词。这个名词最早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出自泰勒(Tylor, E. B.)1871年出版的进化论人类学代表作《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在此以后,20世纪初‘传播’已经是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公正地说,泰勒在他全面倡导文化进化论的同时,也关注了文化传播性发展的研究,他用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因素传入马达加斯加及北美器物的分布与各种神话的分布为实证,论述了它们从一个文化中心连续传播开去的文化传播现象。传播论在以后把文化元素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的流布过程叫做传播。”“19世纪末,进化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缺点,遭到了传播主义的猛烈批判。传播论者的立场是:反对进化论主张的原始文化是构筑过程中文化独立平行发展的图式。他们十分重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并着重研究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交流和传播的事实。他们反对进化论提出的以人类精神的一致性为根据,把文化的普遍进化视为前提的基本原理;同时主张

人类文化之所以存在着不同地区间文化因素相类似的创造和发明,其原因来自历史上的文化接触与传播。”“传播论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从德国产生的一个反进化主义、倡导传播主义理论的重要学说。它以传播论为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极力强调各个族群、民族或部族之间通过文化联系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使之达到传播的目的。这种传播理论从正面与进化理论相对立。传播论极力证明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是文化接触、转移、借用、冲突的结果。它明确使用‘传播’的概念取代‘进化’的概念。”(见拙著《民俗学原理》第 289—291 页)

但是,从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人类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化,科学与文化的大发展在很多领域几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颠覆性巨变,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几乎都面临着诸多难题的挑战,学术界纷纷对各自领域的学术研究作了相应的反思或重建,紧密结合新时代的特点和需求有所创新,其中,我国的当代民俗学也毫不例外地进入了全面创新的重要阶段。《民俗传播学》的出版正是这样一部站在新世纪的文化传播前沿全面探索民俗文化传播规律的新成果,很值得推荐。我相信本书作者所传递的丰富信息和独到见解,对于当代民俗文化传播规律的再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巨大的时代意义。

乌丙安

2007 年 8 月 8 日立秋

(作者为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序 二

今年夏天,我在复旦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遇到华东师范大学的仲富兰教授,他请我为他的书稿《民俗传播学》作序,理由是我主编过《华夏传播论》。

十年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夏传播论》,是海峡两岸学者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写成的著作,覆盖面甚广,当时能想得到的传播领域几乎都设有章节。对于民俗方面的传播的资料虽然在不少章节都有涉及,但是并没有想到把它作为一章或一节来论述。看了仲教授的十多万字的书稿后,才知原来民俗传播能有如此恢宏的内容,而我当时完全没想到,对此颇感惭愧,另一方面也甚感欣慰。十几年前,我们着手研究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在大陆可说是前无古人的工作,并且在几年内就出版了一本包罗万象的概论性著作。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我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就是让传播学界内外的更多人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有特别广泛的研究领域,使大家对这项研究更有兴趣。……至于有些读者会觉得,本书某些章节只是挂一漏万,或者失之肤浅、粗糙,因而提出批评,甚至摩拳擦掌,要亲自出马写本专著,来超越本书的有关章节,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抛砖引玉的效果……”现在仲教授的这本《民俗传播学》也可视为我们十年前“抛砖”所引出的“玉”,但却是我们著作章节以外的“玉”,使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之路越走越宽,这就令我们格外高兴。

这几年学界和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越来越深。其实民族文化在许多方面是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民

俗文化就是包含在民族文化之中的,甚至是最有民族特色的一部分。

民间的民俗文化在国际上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叫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在《民俗传播学》一书中可以看到,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家庭家族、婚丧嫁娶到信仰禁忌,从文学艺术到娱乐游艺,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虽然民俗文化中也有迷信或者不科学的某些内容,但透过民俗文化,可以帮助了解和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则是毋庸置疑的。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传播学无疑是民俗文化学和传播学的交叉与结合。民俗文化传播中,有共时性的传播,有历时性的传播。都有规律可以遵循,都有特点可以总结。现在,民俗文化的这两种传播都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难以传承下去的问题,如我国各种地方戏,原先有几百种,到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几十种,而活力较强的只有几种。我与我的女儿孙茗写过一篇文章《培养观众比培养演员更重要》,从一些地方戏快要绝种的情况谈民族文化的传承要从小学生抓起。

从共时性的传播来看,国外的民俗文化对我们冲击不小。我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谈到:现在在青少年中,崇拜西方文化,轻视甚至看不起本民族的文化现象,随处

可见。有一些青年染着黄头发或红头发,穿的是牛仔裤或超短裙,欣赏的是摇滚乐、迪斯科,过的是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与西方人没有两样,一个人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其个人来说,这是他的自由,倒也无可厚非。但反过来,要嘲弄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东西是老土,使瞧不起民族文化的氛围被不断扩大,就令人忧心了。现在,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都在营造一种轻视民族文化的氛围。妈妈给孩子讲牛郎织女传说的越来越少,讲欧美童话的越来越多;报纸、电视更是连篇累牍地造势宣传中国人如何欢度圣诞节,其势头远远超过对我国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的宣传。对于西方的物质崇拜、生活方式崇拜的下一步则是精神崇拜。比如说,在有些人那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如谦逊、忠厚、尊重师长被解读为无能、软弱、保守,而为传统文化打压的傲慢、自吹自擂则被美化为自信自强。诸如此类,都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在传播中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历史上有之。我们在《华夏传播论》中也提到,北魏孝文帝,出身于鲜卑族,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地点洛阳,厉行全面的汉化政策,下令鲜卑人说汉语,着汉装,改汉姓。这就是一个例子。今天,中华文化绝不能认为是弱势文化,仅仅由于经济上还不够强大,许多人还谈不上富裕,一些青年人就看不起自己的“老土”的民俗文化,喜欢追逐洋人习俗,结果根本不信耶稣基督的年轻人却热衷于过圣诞节。究其原因,是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崇拜转化为对他们的精神和民俗在内的各种文化的崇拜,于是乎便有了崇洋抑土。

我并不是一个否定文化交流的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不重视本民族文化的风气愈演愈盛。我们要在我国经济变得强大起来之前,格外用心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将来我们就能有更多的民族文化参与世界各

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

我的这些看法多是个人的体验和心得,在读了仲富兰教授的《民俗传播学》以后,觉得有点肤浅。他的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使我对于民俗文化及其传播和传承都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

民俗文化学和传播学在我国都是新科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仲富兰教授写这本书不是只靠自己的思想和睿智,他放眼世界,将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搜罗来,做到集中外于一炉,设计出自己独有的框架结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进行民俗传播学的研究,还需要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考古学、文艺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作为一门学问,作者不但重视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的建构、基本原理的阐释,最后还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这本书逻辑严密,理论观点多有深刻独到之处,资料丰富翔实,给我许多知识和启示。我想读者诸君读了也会有同感。

孙旭培

2007年7月于北京天通苑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一	乌丙安 / 1
序二	孙旭培 / 4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下的民俗与传播研究 / 1	
第一节 民俗传播学发凡 / 1	
第二节 民俗传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 12	
第三节 传播学与民俗学的重构 / 23	
第四节 民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 / 38	
第二章 民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 50	
第一节 民俗传播与文化雅俗之区分 / 50	
第二节 民俗传播学之研究对象 / 62	
第三节 民俗传播的中介特质 / 73	
第四节 民俗传播学的生态环境 / 86	
第三章 民俗传播学的层面与要素 / 99	
第一节 民俗传播的三大层面 / 99	
第二节 民俗传播的四大要素 / 104	
第三节 民俗层面与要素的辩证关系 / 120	
第四章 民俗传播与符号理论 / 136	
第一节 符号理论对民俗传播的建构意义 / 136	
第二节 符号——民俗信息传播的载体 / 147	
第三节 符号传播与民俗传承 / 158	
第五章 民俗传播符号：神话、原型、仪式 / 177	
第一节 象征——民俗传播的独特符号 / 177	
第二节 神秘民俗符号：神话、原型、仪式 / 191	
第六章 跨越时空的“共通意识” / 211	
第一节 民俗传播模式和传播类型 / 211	
第二节 民俗传播“共通意识”及其改造 / 235	

第三节	民俗传播符号的“刻画”	/ 249
第七章	民俗与非语言传播	/ 268
第一节	非语言符号传播	/ 268
第二节	非语言符号传播与习俗交流	/ 274
第三节	标志语传达信息习俗	/ 279
第四节	特殊音响的非言语交际传播	/ 288
第五节	非语言传播特点余思	/ 294
第八章	民俗传播的集体性与普同性	/ 299
第一节	民俗传播的集体性	/ 299
第二节	民俗传播的普同性	/ 312
第九章	民俗传播的时空特征	/ 321
第一节	时空状态下的“信息共享”	/ 321
第二节	地缘特征与人口流动	/ 336
第十章	民俗传播结构分析	/ 355
第一节	民俗传播的心理结构	/ 355
第二节	传播结构与主体心理积淀	/ 369
第十一章	民俗传播的语言载体	/ 389
第一节	民俗与民间语言	/ 389
第二节	流行语与民俗传播	/ 405
第三节	民间行话与秘密语	/ 425
第十二章	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研究与方法	/ 447
第一节	新传媒时代的民俗传播研究	/ 447
第二节	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 470
后记		/ 491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 494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下的民俗与传播研究

第一节 民俗传播学发凡

一、为什么要把民俗作为文化来研究

民俗传播学是民俗文化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与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是以世代传承和变化着的民俗事象的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人类的一个声音、一幅图画、一个文字,或者其他形式的信息,都是从人出发,以人为载体,凭借着机器之助或其他信道,打破心灵障碍,最终还是到达人。这种始于人、终于人的活动过程,就是传播。

上个世纪的1986年7月,我首次提出要“开拓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新领域”^①,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民俗学要突破民间文学的樊笼,把它作为一门文化学科来研究。这个观点当即在民俗学界引发了波澜,次年的夏秋之际,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聚会贵阳,我以《民俗文化约论》为题,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得到了与会的中国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的勉励与支持。笔者曾经在拙著《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②中,对民俗文化学有详尽的阐述。民俗学与传播学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民俗与传播,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是什么,又是怎样的一种互相胶着状态与联系,其内在的机制与特征是什么?其中又有一些什么规律可

① 仲富兰《开拓民俗文化研究新领域》,1986年7月4日《文汇报》“论苑”专版。

②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循?对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少深入的追问和系统的理论研究,至少还未见这方面的论著问世。笔者以为,这是民俗学和传播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课题需要具备民俗学和传播学的双重知识基础,它需要民俗学和传播学的学者们共同来解决。

民俗学与传播学都是年轻的学科,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民俗学不到百年的历史,民俗文化学则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新兴学科;而传播学发端于 19 世纪末,最终成为一门学科也是在 20 世纪的 40 年代^①,大抵也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尽管民俗学和传播学,包括文化人类学、民族语言学、文化史学都或多或少地触及民俗传播的问题,但都不是以解决民俗传播这个课题为主旨的;因而就使民俗学者和传播学者都有“不解渴”之感。于是,民俗传播学——作为一个民俗学与传播学相交叉的边缘学问,就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应当被提上科学研究的日程。解决民俗传播的任务,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把民俗作为一门文化学科来研究,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杜撰,而是一种客观实在,一种不容否定的理性存在。对于民俗的本质的分析,我已有过专门论述。这里仅就民俗的文化特质,提供几点基本的思路。

民俗文化,我将它英译成 Folk-Customs。我对它的定义是:

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沿和

^① 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①。

民俗文化是由历史沿传来的,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生生不息,具有一定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制度等,是一个外延相当广泛,反映民间文化最一般的概念。所谓“民俗文化学”,简言之就是关于研究民俗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世界各个民族各有其独具风姿的民俗文化,它包含着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也折射出各个民族的文化风貌、思维模式、心理积淀。如果从认识功能的角度来规定,那么,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信息的系统,或者被看成具有吸引力或排斥力量的场,或者说是一种方式,系统、场或方式是由不同民俗文化要素构成、具有众多层次和结构的框架。这种框架(或称为结构)既能够制约影响这种民俗文化场中人们的思想认识、创造及行为模式,亦能够制约影响他们对外来思想知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等的吸收、排斥及解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俗文化学很类似于民间文化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性的边缘学科。

民俗文化学,作为一门基础性的边缘学科,它是民俗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扬弃,所谓“扬弃”,它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地否定。我所阐释的民俗文化学的理论观点,在哪些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俗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呢?

首先,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摒弃了把民俗认定为静止的、僵滞的“古老文化遗留物”的观点,而是把民俗作为一种生生不息

^①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章第30—31页。

的文化现象,用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研究民俗文化。20 世纪初期,英国学者班尼(C. S. Burne)女士在她的著作《民俗学概论》(The Handbook of Folklore)里曾提出民俗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留物。“民俗包括民众心理方面的事物,与工艺上的技术无关。例如民俗学家所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事。”

班尼女士的这把人类有形的物质文化排除在外的观点,一度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对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理论影响极大。且不说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林惠祥的《民俗学》,就是 1934 年方纪生先生作《民俗学概论》时,也都是以班尼女士的著作为立论的基础,在我国学术界流传较广、影响很大。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为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写序言时,钟教授这样写道:

班尼女士的那种范围比较狭隘的观点,在我们过去学界中占着相当位置。一提到民俗学的对象,大家就只想到传统、故事、歌谣、婚丧仪礼、年节风俗及宗教迷信等。其实,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它所包括的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①。

钟敬文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他强调民俗学研究“不能固守

^① 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载《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 页。

英国民俗学早期的旧框框”，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活世态”，“拿一般民众的‘生活相’作为直接研究的资料”的对象^①。而且越是到后期，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钟敬文的这个想法越是强烈。1988年4月20日，他在《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中写道：

我曾经为一个教育刊物编辑了“民间风俗文化”专号，计划进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丛书。我甚至拟用这个名词去代替“民俗”一词，而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化学”。现在考虑起来，当时那想法是合适的。几十年来，世界学界民俗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将使它包括民间文化全部事象在内了。近来有些美籍华裔的同行，也赞成用“民间文化学”代替“民俗学”术语的想法。^②

一个终身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老人，到他的晚年，仍然保持着学术上孜孜追求的思想活力和不断创新的活力，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啊！同时也说明，发展当代中国民俗文化学，已经在学术界许多学人眼中，逐渐形成共识。

其次，民俗文化学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订和整理，但是更注重人群中活着的民俗事象的考察。民俗事象是具有传承性的，但是更要注重它在演化和流变过程中的嬗变。旧时代的民俗，有的已随着那个逝去的社会被淘汰，有的则在新的历史时期被种种复杂的因素所影响、所裹胁并得以强化。民俗文化，既要整理与记录这种嬗变，又要

① 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载《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②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自序》，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